

《妙法蓮華經·序品》之六

別序

遠參老法師主講

「爾時世尊四眾圍繞，供養恭敬，尊重讚歎。為諸

菩薩說大乘經，名無量義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。」

這裡開始是別序。「爾時」就是各人靜坐之時。「世尊」是指釋迦佛，釋迦佛是坐在一個座位上。佛坐在座位上究竟有沒有發表什麼言論？經文未曾有提及，我們就無須去代替佛講些什麼，只有講來眾。來到法會的大眾，這裡講得很簡略，只說「四眾圍繞」。這「圍繞」與我們平常所講的「圍繞」有所不同，我們平常講的「圍繞」，是團團轉來行走，就叫圍繞。現在這裡的「圍繞」又不是這樣，而是坐在四周圍，也叫做圍繞。「圍繞」之義有多種，行又叫圍繞，坐下人多圍住佛在中間，也叫圍繞。這都講得通。

從上文來看，現在是講四眾圍繞佛坐下。前面還未講齊四眾，那一萬二千人阿羅漢，可以說他們不屬四眾。凡講四眾，一定是講凡夫。哪種四眾是屬於凡夫？所謂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，這是出家男女二眾、在家男女二眾，就是四眾。

前面經文中，比丘尼裡面可能有凡夫，算是舉出四眾之一。比丘屬於凡夫的，未見舉出。優婆塞、優婆夷，更加沒有提及。雖然未有提及，其實有其人在其中。

韋提希子阿闍世王，算不算是優婆塞、優婆夷？這又不算。何以又不算他是優婆塞、優婆夷呢？因為優婆塞、優婆夷是小乘人，決定發心求小乘果，即是求阿羅漢道。阿闍世王等人都是信徒，實際上不是三乘中某一部份的教徒，所以他們不算是優婆塞、優婆夷。

這裡說的四眾，屬於小乘四眾，大乘不叫四眾，大乘叫菩薩，你一定要分清楚。現在說經文沒有列舉的，只可說是簡略了；雖然是簡略了，等到講別序之時，又會提及他們，講四眾就是提及他們，數量有多少就不講了。

前面沒有講「供養」，現在又提出來講「供養」；「恭敬」就時常都有講；「尊重」也是時常都有講；「讚歎」也是前面沒有講，現在又提出「讚歎」，究竟是坐下讚歎？還是未坐之前讚歎？兩種情形都有，就無須去強求他們如何讚歎。

講到他們的供養，就未必一定要用什麼物質貢獻才謂之供養。這個「養」應讀「讓」，不要讀「仰」，不過我們說話口頭快，就讀了「供仰」。「供養」者，下奉上讀「供讓」音；以上養下讀「供仰」，這是中國用文字來分別。這些文字上的分別，有的地方都很重要，音聲就別乎其作用。

講到「恭敬」是恭敬佛。有沒有恭敬其他的菩薩？就算有也不講，因為以佛為主。

而「尊重」，如何謂之尊重？尊重屬於意業，即是佛為世尊，我們應該深心的敬仰，這就是最尊重。

講到讚歎，屬於口業，口如何讚歎？就要合符佛一方面，有某件事，你才能讚歎；你又要認識佛的好處，你才能讚歎。如果不認識而亂讚歎，就不算讚歎。你當然是認識多少就讚歎多少，並不是說唱一首讚，大家來唱和叫做讚，不會有此事。如果說到有此事，大家來唱和一下，又是不同講法了。下文〈從地涌出品〉有講菩薩讚佛，以種種讚法而讚於佛。這種種讚法，又不知有若干款式，讚完一款又一款。以這一種方法讚佛，才算是恭敬。現在講不到這一層，只講坐下的人就是這樣。

佛對於坐下的人，又有什麼好處給他們？佛只有說法給他們聽，這就是「**為諸菩薩說大乘經，名無量義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**」。佛講《無量義經》給他們聽。「為諸菩薩說」者，即是對諸菩薩說，因諸菩薩而講。

上面講「世尊四眾圍繞」，其實是因「四眾圍繞」，恭敬、禮拜、讚歎，佛就要回應他們。講到回應，也不是普遍來回應，而是為一般新發意菩薩說此《無量義經》，就不是為八萬菩薩說此經，八萬菩薩沒有需要聽此經。

如何知道八萬菩薩不需要聽此經？因為這「八萬人，皆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不退轉」，皆善入佛慧，皆通達大智，皆到於彼岸，還有什麼經需要為他們講？

講到初發意菩薩，上面便沒有提及，還有很多都未曾提及。講到未提及者，在這裡講起來，就知道有一部份人在法會裡，叫做初發意者。我們要明瞭這一句，說「初發意」就不是今日發心，也不是昨日發心，亦不是千萬年的發心。這裡是講很多的劫數，一千幾百的劫數，一萬、二萬的劫數，修行菩薩行的人，〈方便品〉偈頌裡有講及此事：「新發意菩薩，供養無數佛，了達諸義趣，又能善說法。」這一種人仍叫做新發意菩薩，就可知道不是我們所講的「某一個人發菩提心」，不是這麼淺近。

我們又要知道，他們聽《無量義經》，就可知道這些菩薩的程度也相當高，《無量義經》是為高等菩薩講的。

佛既然為高等菩薩講，那八萬菩薩就是高等，何以又說不是為他們講？我們要知道，這個高等與那個高等，又有不同講法。這些是未得不退轉的高等，八萬菩薩已經是不退轉，近於成佛，這就有大大不同之處。

講大乘經，就不是小乘經，大乘經的教義又深又廣，即是從前未曾講過，現在才為他們說。他們未曾聽過，就令他們得知有一種義理很深很廣，叫做大

乘。

有關大乘，前日已經講過這個「乘」字，就是佛教裡的專用名詞，是學法的等級。因為學法有淺有深，所謂大乘、小乘、最上乘之流。

現在講的大乘，當然不是小乘，那算不算是最上乘？這裡讚美大乘，大乘也應是最上乘了吧？

這一點我們又要明瞭才可以，前面講學法有許多等級，在《法華經》講實教一方面亦叫做大乘，雖叫做大乘，又不能把這裡所講的大乘視為相同。這個「大」字又不同，「乘」字在「大」字之後，合起來即是講大乘，並不是說「大」字是獨立的，「乘」字又是另外獨立的。

講到「經」，就是裡面講什麼，就叫做什麼經，講多講少都謂之經。「經」者，是普通書籍，普通講道理的名稱，故名為經。

現在我們釋迦牟尼佛的教裡，有沒有這一部《無量義經》？看來是有，實際考究下去，就不應該有。為何看起來又有？現在有一部經，叫做《無量義經》，這就看到有。實際考究起來為何又說沒有？為何不應該有？因為現在《法華經》是開權顯實，還有什麼經存在？

（有人或會說：）「此話不大靠得住，你說開權，這屬於權教，就沒有這一部經存在，但還有其他的經，亦屬於權教，何以又會存在？」

這些經是後來的人編輯而成。

（有人又會說：）「既然如此，難道你不准後來的人把《無量義經》編輯出來嗎？這又說不過去。」

你若一定以為後來的人把《無量義經》編輯出來，就成為一部經，叫做《無量義經》，我就可以問你：「《無量義經》裡面講什麼？」

你說：「講什麼我就不大清楚。」

你又不大清楚，只是知一個名，叫做《無量義經》。那你想不想清楚知道呢？

你說：「此事無關輕重，清楚又如何，不清楚又如何？」

我對你講，你都不是對此經視為輕重，那你又何必追究此事？我對你講，此經只是叫做《無量義經》，並未有無量義。

此經雖未有無量義，但也有講一些內容，而所講的是很平常的話，講般若波羅蜜，只講了兩句，然後就不斷地殷勤讚美般若波羅蜜；雖然是很殷勤地讚美般若波羅蜜，也未有用無量義去讚美。實在來講，讚美般若波羅蜜，在《般若經》裡已經讚了不少，難道還要在即將收場（最後講權教）的時候，又把般若大讚特讚，就叫做無量義？沒有這個意思，不會有這個道理。

現在這部《無量義經》怎樣講呢？此事可以用一句斷定：這是偽經。是誰去偽造的？就是那個編輯的人偽造，因為《法華經》的〈序品〉裡有「為諸菩薩說大乘經，名無量義」這一句，他就偽造一部經去填補這個洞。說什麼「既然有這個經名，當然有一部經」。他的意思是這樣，但他不知道他所作的，不足為填補《無量義經》。在下面偈頌裡，文殊菩薩說：日月燈明佛，講無量義經，

「於諸大眾中，而為廣分別」。既稱為「廣分別」，真可算是無量義。

我們的釋迦佛是否有把「廣分別」叫做《無量義經》呢？當然是有把「廣分別」做《無量義經》。你現在看看這部《無量義經》廣不廣呢？這就證明你是假的。這些人做事真是偷吃不抹嘴，他又死不承認偷吃，但又承認抹嘴。此事就難講了，他們造的假經甚多，不只《無量義經》。

《法華經》提到的《無量義經》的經名，還有連續兩句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」組成這部經的名字。偈頌說「經名無量義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」，分別起來就是三句，其實把三句合併就是一句，第一句是「教菩薩」，又是「佛所護念」。「教菩薩」是教大乘菩薩，不是教聲聞，不是教緣覺。「佛所護念」，就表示此經的地位，在權教裡算是極高。為何又表示極高？因為是說在最後，又是秘密。講「護念」者，即是秘密的意思，護著這一番話，時時刻刻都要念著這一番話，不要被隨便泄漏。「佛所護念」即是秘密，自己的秘密不讓人知；現在秘密已泄漏，就不秘密了，但名字仍然是叫做秘密；寶貴到現在才對你講，即是收藏得很好。這又即是讚美此經，是「教菩薩法，佛所護念」，很寶貴。

此事還有一個很大的作用在這裡，講很大的作用，是因為往昔無量劫以前，有一尊佛叫做日月燈明佛，日月燈明佛說法的時間就相當久，到接近要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就講《無量義經》給大眾聽、給菩薩聽；講完《無量義經》之後，就座而坐，不離開本座就入禪定。入三昧即是入禪定。日月燈明佛入禪定的名字華，同時十方世界震動，再從佛眉間白毫相放出大光，照於東方一萬八千世叫做「無量義處三昧」，也是「身心不動」。那時候，空中雨四種界，所有世界一切凡凡聖聖、十法界、依報、正報，皆令大眾了了見聞。此事就屬於一個奇特的現象，大眾就莫明其妙，究竟為何事有此相讓我們見到？當時也有人知道，解答給各人聽：「佛將要講《法華經》了。」竟然是如此，佛出定後就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講了六十小劫。

這番話是誰講的？就是在這一品叫做〈序品〉中文殊菩薩講的。因為文殊菩薩這樣講，就是講日月燈明佛那件事，把日月燈明佛那件事套於釋迦佛現在是一樣的，也是先講《無量義經》，然後才雨花、動地、放光。

大眾思疑：日月燈明佛終於講《法華經》，但釋迦佛未講《法華經》，文殊菩薩可能只是猜想揣摩。

文殊菩薩雖然是屬於猜想揣摩，他自己也說：「如我惟忖。」「惟忖」即是猜想揣摩。究竟他猜想揣摩，是否靠得住？在他方面就可靠，不過我們認定他是否靠得住，是我們的事情。彌勒菩薩也知道他靠得住，所以才問他：「世尊何故放斯光明？」文殊菩薩就根據自己從前所見，就把此事告訴大眾，令你知「今佛世尊，欲說大法，雨大法雨，吹大法螺，擊大法鼓，演大法義」，「欲令眾生，咸得聞知一切世間難信之法」。文殊菩薩所言，擲地有聲，怎會靠不住？

釋迦牟尼佛就要用往昔日月燈明佛一個已過去的現象，做出來給大眾看，由文殊菩薩為大眾解釋，成為一件事，這是佛制造出來的。

其實，如果是要講《法華經》，你做什麼都可以，就不限定依照日月燈明佛

那樣，那往昔日月燈明佛又模仿哪一尊佛的事蹟呢？隨便各佛出世，要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當然各有各奇怪現象，不一定要模仿某一尊佛，能夠模仿就模仿，無法模仿又無須去模仿，未必位位佛都去模仿最初那一位佛的做法。不過目前就要這樣做，所以文殊菩薩就有把握去解答給各人知道。

「佛說此經已，結跏趺坐，入於無量義處三昧，身心不動。」

「說已」即是說完，「結跏趺坐」乃是照舊，依照原來的坐姿不起座。佛並不是講完《無量義經》，又休息一下，離開座位，然後又再回來照舊坐下。佛不會這樣。

「入於無量義處三昧」，這個「三昧」名叫「無量義處」。此事又不知是怎樣？本來依照我們來講，就不需要這個名，叫做入於三昧就可以了，何必要用「無量義處」四個字？他要這樣講，我們就已經不明白了。

「入三昧」，當然還有住三昧、出三昧，是三種講法。講佛「入三昧」者，是對未入三昧來講。未入三昧又如何呢？那就講話，或有所動作，這就是未入三昧。入三昧又如何呢？「身心不動」就叫做入三昧。但佛入三昧，身也可以動，心也可以動。其實佛常住在三昧中，難道他身心總不動？這就講不過去。這屬於一種造作的形狀，普通人又如何知道佛入三昧？如何知道佛住三昧？又如何知道佛心不動？頂多只是見佛身不動。

（有人說：）「心是看不到，身就可以看到。你說佛心不動，下面講佛做出很多古怪的事，所謂雨花、動地、放光，種種奇怪現象，這些豈有不是心力發現出來的嗎？這就是心動！」

話又不能這樣講，那些是神通。

（有人問：）「你說的神通離開身心嗎？」

神通可以說離開身心，這些是智慧力。現在是佛的事情，我們沒有資格去分別佛的境界。佛怎樣講，我們就怎樣聽，然後，就講佛以神通力，現出神通相。佛不入三昧，有以神通力現出神通相嗎？當然有，佛時常都可以現神通，怎樣做都可以。

註：本文根據遠參老法師粵語講經錄音筆錄編輯節錄而成，
未經遠老法師修改，若有錯漏，以錄音為準。